

碧海蓝天

Blue Sea
and Blue Sky

杨景民
白虹 著

杨景民&白虹

联袂推出 最新力作

长篇小说《碧海蓝天》

Blue Sea and Blue Sky

在60年的时间空间里，通过三个老军人和他们子女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故事，讲述了两代海南人的英雄传奇。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六十年的岁月变迁，
两代人的英雄传奇。

电光石火的一刹那，
铸就了深沉似海的情缘；
如歌如泣的人生，激荡着一飞冲天的渴望。

爱情的无奈、凄美，友情的深沉、脆弱；
谍战的诡谲、血腥，商战的阳谋、阴谋……



碧海蓝天

Blue Sea
and Blue Sky

六十年的岁月变迁，两代人的英雄传奇。

电光石火的一刹那，

铸就了深沉似海的情缘；如歌如泣的人生，激荡着一飞冲天的渴望。

杨景民 著
白虹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海蓝天 / 杨景民, 白虹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09-06737-9

I. ①碧… II. ①杨…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4265 号

责任编辑: 王路 杨云云 刘晨
封面设计: 书心瞬息

碧海蓝天

杨景民 白虹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市场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格 16 开(170mm × 240mm)

印 张 2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737-9

定 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10)57572860

目 录

第一章	解放进行曲·····	001
第二章	垦荒时代的爱情·····	040
第三章	后代·····	085
第四章	春天的绿色裙子·····	123
第五章	南海潮音·····	164
第六章	呀诺达滴·····	201
第七章	纠结·····	239
第八章	誓言与试验·····	277
第九章	大动作·····	316
后 记	·····	347

第一章 解放进行曲

1

火光，警笛，慌乱的人群，最后便是那个女人摄人魂魄的丹凤眼。

面对那个女人的丹凤眼，杨树林就像是走进了一场不真实的梦。他张开嘴，想喊出那个女人的名字，不知怎么却从嘴里冒出了一句文绉绉的戏文。之后，他便在妩媚如花的顾盼中和黄鹂啼鸣般的念白里变成了一个大花脸……

这便是1949年10月1日晚上发生在海口中华大戏院门前的那场战斗。

不久前的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命令自己的铁杆干将薛岳纠集残兵败将在海南岛负隅顽抗。获悉薛岳在1949年10月11日这天晚上登临海口，准备在市区的中华大戏院发表就职演说，闻讯而来的琼崖纵队侦察连长杨树林带领自己的小虎队，在这里上演了一出炸毁敌人军车的好戏，算是送给薛岳的颜色和警告。

行动进行得非常神速。杨树林一行隐藏在中华大戏院附近的一家茶馆里。晚上七点钟，为薛岳打前站的侍卫走下汽车，刚刚在大戏院门口拉开警戒线，杨树林的小虎队就已经迅速进入战斗的准备状态。15岁的小虎队队长吴石虎化装成叫花子，在伸手乞讨的过程中迅速地把炸药包塞进敌人的汽车下面，等到薛岳的专车驶到大戏院门口时，周围一片连环爆炸的响

声就成了迎接这位国民党海南防卫司令部新晋总指挥的隆隆礼炮。

薛岳走下汽车时，一脸的惊慌和尴尬。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举起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荷枪实弹的侍卫及时来到薛岳的身边护驾，他们组成人墙保护着薛岳进入了大戏院。接着警笛凌厉地响起，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薛岳的卫队。这时，杨树林命令吴石虎带领小虎队队员何涛出其不意地又引爆了两辆停靠在路边的车辆。惊慌的敌人又掉转方向扑向公路。在夜色中，他们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不多时，杨树林用手指吹响了刺耳的口哨，趁着剧场内外一片混乱，他们急中生智潜入了大戏院的后台。

这样，杨树林就遇到了阿陶小姐——那个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女人。

那天晚上如果不是遇到了阿陶，杨树林不会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查，自然也没有之后的故事发生。

但是杨树林遇到了阿陶。

那一刻，杨树林看到了坐在化妆镜前的那个风骚妩媚的女人。镜子里的丹凤眼和柳叶眉，让他一下子便认出她就是唱海南土戏的名角阿陶。多年前曾经看过阿陶主演的几出大戏，她的高腔唱段委婉且高亢激越，一段行云流水里演绎着弋阳腔的原始魅力，且把杂糅在一起的海南地方曲调的韵味结合得十分完美，尤其是后台帮腔时出现的那种锣鼓齐鸣的场面，加上阿陶腾跃翻滚的精彩武戏，把海南土戏的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最难忘的便是她的那一双迷人的丹凤眼，滴溜溜地飞转，顾盼生辉，还有挂在她嘴角浅浅的迷人的酒窝，就像一片涟漪，让人心中生出一些欲望的念头。杨树林从此记住了阿陶的名字。成了阿陶的戏迷之后，有关她的传闻也听说了不少，比如她和一个留洋归来的年轻商人之间发生的凄楚爱情故事，还有唱堂会时和阔绰的公子哥们打情骂俏的花边新闻，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阿陶在杨树林心中更具有了一种神秘感。他不仅欣赏她动听的唱腔和妩媚扮相，还同情她的身世，不过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自己能有朝一日这样接近阿陶。当他突然站在她面前的时候，阿陶勾人的眼神让他呼吸加快。他有一种人在梦里的感觉。

杨树林的脑海里不知怎么闪现出一句文绉绉的台词：“明月之下，女人如玉。”

此时的阿陶轻轻地“啊”了一声。

这样的情态让杨树林更加不知所措。

明眼人一看，那个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女演员阿陶就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混杂在海口这个名为南台月戏班子里，她依旧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坐在后台的化妆镜前，她嘴里叼着一根烟卷，对着镜子大口喷吐着白色烟圈，不时把兰花指抛向镜子，显示着自己的妩媚姿态，还冲着镜子做出一个表情，念出一段道白，一双大眼睛不停地忽闪着，一个人在镜子里欣赏着自己。

身后有窸窣响动的声音。一定又是那只大老鼠。每次阿陶坐在化妆间的时候，这只老鼠就会准时出现在更衣室里。刚才更衣时就听到了它的声音。可怜的小家伙，命苦啊！她又一次长叹一声。

就要上台了。今天是海南的社会贤达和商贾欢迎薛岳上任的首场演出，台上正有人在致欢迎辞，预告的演出剧目是《闹花灯》。这场戏的主演是冯家班的领军人物冯蓝琴。冯蓝琴扮演的是女主角马秀秀——一个情窦初开的渔家姑娘。阿陶扮演的是皇宫里的一个妃子，戏份很重。剧团的老板苏阿年启用阿陶，实际上是看上了她的扮相和舞台功底。她能演闺门旦、青衣旦、刀马旦，还能反串小生行当。用行内的话来讲，她是唱打并重且能够坐地传情的实力派演员。不过这个光头秃顶的男人总想占她的便宜。她讨厌他那副垂涎三尺的样子，遇到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免不了受到他那双毛茸茸的大手的骚扰，就像有两条蛇在她身上滑行一样，弄得她每次都要起鸡皮疙瘩。如果不是大师姐冯蓝琴出面保护她，她可能早就失身了。作为班主的冯蓝琴同情每个姐妹，更同情阿陶的悲惨身世——她曾和那位从日本归来的年轻商人牟西圣相爱，没有想到牟家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儿子与一个身份低贱的戏子成婚，便派人把阿陶卖到了马来西亚一个当地的华人剧团，几经周折她才辗转回到故乡海口。

唉，往事不堪回首呀！阿陶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后台的化妆间，她发出一阵长吁短叹之后，就忍不住伏案哭泣起来。再抬起头的时候，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大胡子男人，她不由轻轻地“啊”了一声。不等她惊叫，那人已经上前捂住了她的嘴巴。只听他在她的身后说：“有人在追我，快帮我隐藏起来！”这顿时让她没有了恐惧，而且很快有了配合的动作。

她拿出一件戏装穿在这个大胡子男人身上，把油彩迅速涂满了他那张有棱有角的脸庞，还在他的眼睛和鼻子之间盖上了白色的小丑油彩。胡子

自己是我的戏迷，这可真是难得的戏迷！

身后传来窸窣响动的声音。她回过身来，突然愣住了。戏班子的老板苏阿年不知何时出现在她的身后，他脸上的表情有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得意。他是如何进来的？难道刚才的一幕全被他看见了不成。猛然间，她脸上突然发烫起来。现在完全明白了，这个老流氓肯定就是刚才躲在更衣室的那只“大老鼠”。难怪每次进入更衣室，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她不由怒火中烧，一挥手，就把手中的化妆盒狠狠砸向苏阿年。

“你这个老流氓，给我滚出去！”

苏阿年嘿嘿笑着：“你私通共产党，不过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要你对我百依百顺，我就可以不去报告。”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放在阿陶的肩上，继而想往上摸索阿陶因愤怒而更加生动的粉脸。

“呸，你做梦去吧，你如果敢去报告，我就拿刀宰了你！”

“别生气，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这就走，哦，该你上台了。”

“不要你管，快滚！”

等到她上台演出的时候，尽管台词只有十几句，却唱得格外用心。她带着往日痛苦的心绪和刚才的愤怒，用手指对着台下的贵宾席位，好像台下的那些人就是她的仇人一样。她把韵律拿捏得有些过火，这样反常的演唱居然获得了满场喝彩。她知道这是自己过于紧张的缘故。台下那些晃动的警察和卫兵的身影，让她担心着杨树林和那几个孩子的安全。唱完之后，她缓步退下舞台，一颗心还在牵挂着杨树林他们的安危。

大花脸，你走远了吗？

从那天起，阿陶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杨树林那张被她涂抹而成的大花脸。一想到自己的杰作，她就忍不住发笑，再到剧院演出的时候，她都会有意地去注意那个叫何涛的小战士。何涛装扮成一个满脸脏兮兮的叫花子，伸着手向路人乞讨，一双眼睛却在四下观望。阿陶每次都会停在他的面前，给他送去一些食品。有一次，不等她开口，那个聪明的何涛就告诉她：“杨连长要进城了，有时间的话，他会来看你。”“哦，杨树林是你们连长呀，他会来吗？”“听说他可想你呢？”“胡说，怎么会想我呢？”“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呀！”

小家伙真会说话。她特意奖赏了他一个菠萝蜜。

杨树林那天真的来了。他这次来是为了收拾那个苏阿年的。苏阿年有一天逼着阿陶去陪一个富商喝酒，阿陶不从，结果苏阿年恼羞成怒，找来一个叫包大鸣的地痞流氓把阿陶吊在树上暴打一顿，如果不是冯蓝琴等人出面相救，阿陶这次可能会被打得很惨。这个消息是何涛告诉杨树林的。杨树林还听说，阿陶当年进入苏阿年的剧团时，是被人买卖过来的，阿陶还欠着苏阿年一笔赎身费，难怪苏阿年对阿陶如此残忍。

在一家茶楼里，杨树林挥舞着自己的龙泉宝刀教训着苏阿年和包大鸣。他们跪地求饶。苏阿年还当着阿陶的面表示悔过之意，并答应拿出一笔钱为阿陶疗伤养病。这一切让阿陶大出了一口恶气。不过她没有想到，杨树林提出要为她赎身。杨树林三天后不知从何处凑来了赎身的钱，他把钱交给苏阿年的时候，阿陶在场。当着她的面，杨树林把那张卖身契烧掉了，从此，阿陶就是自由之身了。如果阿陶热爱琼剧艺术，她可以继续留在剧团唱戏。她的自由是杨树林带来的。

这一天，阿陶十分高兴。她请杨树林在自己的小房间饮酒。为了增加浪漫情调，阿陶把自己装扮成海南传统戏里的渔家女，特意为杨树林也化了妆，又一次把他打扮成一副大花脸的丑角形象。之后，阿陶依照程序化的表演来扮演着现实生活的情节，她以舞台上花旦常用的“八丁步”在逼仄的房间端酒上菜，接着作揖问安，嗲声嗲气地把杨树林称为“相公”。杨树林从小熟悉戏文，他迈着须生常用的“七星斗”台步用戏里角色的语调叫着“娘子”，彼此相对捧腹大笑，继续疯疯癫癫地进入了戏中人的状态。饮酒时，阿陶为杨树林演唱了拿手的琼剧唱段，那一双兰花指在杨树林面前优雅地晃着，早就把他的魂勾走了。

一辈子的幸福就在君的手里，
娘子的命运就是一只风筝，
今夜我们一醉方休，
明朝就是好日子的到来。

这是阿陶演唱的一段《别离》，句句饱含深情。杨树林一边饮酒，一边听戏。这段戏让他感受到了阿陶的似水柔情和无限爱意，久违的美酒加

上情深意长的琼剧的韵律，让他酩酊大醉。

夜幕辽阔，玉兔东升。知音少，弦断情郎知。

他们是在戏班子临时居住的后院分手的。夜深了，远处的海风吹来，有一丝凉意。看着月光下那个英姿勃勃的男人，阿陶勇敢地投入到了他那宽阔的胸膛，还用手抚摸着那些扎人的胡须。他只是紧紧抱住她，用鼻子闻着她的芳香。临分手时，杨树林送给阿陶一把精致的工艺品宝剑，这个赠品被阿陶看作定情之物。阿陶接过宝剑，冲上去，狠狠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在这芬芳温湿的狂吻之后，杨树林说出了让阿陶难以忘怀的一句话：“等着我，海南岛就要解放了，到时候我来接你！”

那天晚上，沉醉于美好爱情之中的杨树林，也许并不知道在黑暗的夜色里正有一个人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行动。此人正是包大鸣。包大鸣把杨树林的行踪报告给隐藏在大树后面的一个神秘的黑衣人之后，那个黑衣人挥挥手，从他的身后走出了两个穿便衣的刺客。他们尾随着杨树林向夜色中的码头走去。走在前面的杨树林似乎察觉到了背后的异常，他迅速躲进一艘渔船上。那两个人还没有等到走进渔船，便应声倒下。他们背后被飞刀击中。

甩出飞刀的是小虎队队长吴石虎。

杨树林迅速跳下渔船，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处黑暗中的动静。那个黑人到底是谁？眼前的这一幕，让他想起了他的仇人——牟少爷，还有一个女人的丹凤眼。

记忆里的另一双丹凤眼没有阿陶的明亮，那是于倩的眼睛。打动杨树林的是她那双眼睛里盛满的忧伤。那时的杨树林还没有加入琼崖纵队，他只是来自文昌的一个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18岁那年，杨树林杀掉了欺压本村百姓的大财主牟仁旭，就逃出了家乡到处闯荡。之后，他四处拼杀，名扬八方，尤其是他的那把大刀可谓声震海岛，人称“文昌刀客”。22岁那一年，杨树林获悉当年害死自己父亲的那个牟家少爷牟西圣从日本归来，成了海南的大商人，经常在海口的“名媛楼”消遣，据说吸引牟少爷的是一位刚刚从珠海来到海口的头牌小姐于倩。于是杨树林来到了“名媛楼”。一见到于倩，杨树林就被她那双忧伤无助的丹凤眼打动，用杨树林的话来讲，他觉得于倩的丹凤眼一定写满了故事，而且是悲伤的故事。

于倩向杨树林讲述过她自己的身世。她是湖南武陵山中的一个穷人家的孩子，9岁那年便被卖到四川涪陵一个富人家当童养媳，15岁那年她被老公公凌辱。次年怀孕后，被那个骄横跋扈的婆婆赶出了家门，从此流浪街头跟着一个盲人琴师学艺卖唱，不久以后被人拐骗到了海口的“名媛楼”。杨树林被于倩的身世所震撼。他拿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银元，都给了于倩。之后，他天天抽空来听她弹琴、和她聊天。那个时候，杨树林有点儿迷上了于倩，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

报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他告诉了于倩自己的真实目的后，于倩深表同情，愿意帮助他完成这个报仇计划。但是，那个报仇的时辰到来时，杨树林却险些成了牟少爷的刀下鬼。

那天晚上，按照于倩事先通知他的时间，他于晚上10点钟之前准时潜入“名媛楼”。等到牟少爷来到于倩的房间后，杨树林手提大刀冲了出来，但还没有等他看清对方的面孔，就被身后的两个男人击昏在地。等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名媛楼”外面的石柱上，等待着挨刀行刑了。受连累的还有他的几个小兄弟，那是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呀。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句话真是说得好啊，于倩肯定出卖了自己。他抬起头，看到了“名媛楼”上的窗口里偷偷往这里打望的那个女人的眼睛。阴谋。是的，这个女人一开始就为自己设下了圈套，让自己往里钻，她的忧伤迷惑了自己。

牟少爷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国民党的政府要员。他派来的警察在这里宣布了杨树林谋财害命的罪行，还把杨树林说成是琼崖纵队的人。杨树林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说，老子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就好了，可是已经晚了，早知道如此，自己真该投奔共产党去了。他大骂着牟少爷，喊出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然后走上刑车，做好了被砍头的准备。

这时候，枪声四起，有人出手相救。救他的正是琼崖纵队的一位首长。牟少爷在混乱中溜掉了。杨树林冲上楼去，挥起大刀砍向于倩。随着雪亮的大刀发出一道寒光，这个“名媛楼”的风流女人就在她营生的阁楼上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那美丽妖艳的身体，顿时鲜血飞溅，从嘴里发出的一声惊恐万状的“呵”字才喊出了一半儿的声音，就和她自己的尸体永远定格在了小阁楼的走廊上。杨树林看了看于倩的尸首，这个女人真他妈的风

骚，临死都还露着白色的乳头，这样的贱货不值得怜悯。她该死。

杨树林被首长接到了根据地养伤治病，到根据地的还有当年被他收留的那5个小叫花子——吴石虎、何涛、宋小牛、王知了和吕晓银。他们住在一个简陋的茅屋里，每天会有一个老妈妈来照顾他们，老妈妈的鱼汤煮得很鲜，还有那些野菜也煮得有滋有味。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个个心宽体胖，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老妈妈为她们每人做了一双新鞋子。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妈妈就是首长的母亲——一个革命大家庭的老妈妈。那时候，杨树林真正有了回家的感觉，每次战斗归来，老妈妈那里就是他们的去处，根据地成了他们真正的家。从此，江湖英雄杨树林成了一名琼崖纵队的侦察连长。他身上的那种江湖侠气帮助他完成了一件件重要的侦察任务，而他当年收留的那一群讨饭的小叫花子，也被他打造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小虎队。

事后“名媛楼”的老鸨告诉他，于倩死的有些冤枉，事实上她并没有出卖杨树林，而是因为一个和于倩争风吃醋的妓女把于倩与杨树林的密谋偷偷告诉了牟家少爷，而牟家少爷则利用了于倩。

现在杨树林遇到了阿陶，这样的一双丹凤眼不知道会给他带来什么命运。

唱戏的名角你也敢高攀？冷静下来一思量，他觉得英雄配美人，没有什么不好，自己就是英雄，喜欢一个名角怎么不可以呢？是的，他这一辈子就喜欢丹凤眼的女人。这次一看到阿陶，他就知道自己其实期待的是丹凤眼和柳叶眉之间的那种妩媚。

唉，说不清的丹凤眼。那一笔为阿陶赎身的钱，就是杨树林当“山大王”时的积蓄。为了一个中意的女人，一个自己喜欢的名角，他值得这样做。这辈子，他是第一次被女人狠狠地那么热吻，有点儿意思，这个女人火辣辣的，真够味道。

杨树林此时行进在夜色茫茫的海滩上，想着往事他心里翻滚起一片浪花。难道牟家少爷就是和阿陶相好的那个阔少爷？他的头皮开始发麻了。

前面就是他的侦察目的地了。咸鱼村交通站的阿娇——一个爱国的女商人，还在等着自己来取情报。

他快步走进渔村时，看到远处敌人的舰艇向渔村方向驶来。

好啊，等着你来！杨树林兴奋起来。他知道打击“蓝牌”的机会就要

来了！

他吹了一声口哨。

哨音刚落，吴石虎就和另外两名小虎队员出现了。他挥挥手，和小虎队员一起潜入到夜幕之中去了。

一代名角冯蓝琴的到来，给琼崖纵队的官兵带来了好心情。这天下午，部队在根据地接待了这个从海口来的戏班子。一位首长曾经看过冯蓝琴演出的文明戏，印象非常深刻，此时，她突然出现在琼崖纵队的指挥部，立即引起了轰动。

“我们是来慰问演出的，听说海南岛就要解放了，所以我们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

冯蓝琴说话就像说戏文一样，很是真切动情。别看她已经 30 岁的年纪，但她就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朝气。一边说着，她就和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女演员唱起了一段歌颂琼崖纵队的琼剧片段——“23 年风雨中挺进，海南岛上红旗飘飘，军号嘹亮，我们的英雄让敌人闻风丧胆！”

一位首长说道：“我们做的很不够，这样的唱词我们受之有愧。”

冯蓝琴字正腔圆地说道：“我们唱得难道不是事实吗？这 20 多年不是琼崖纵队舍生忘死保卫了海南岛的老百姓吗？难道我们不能唱一唱吗？还要告诉你们，这个演唱的小演员洪秀英，虽然只有 13 岁，却是这个唱词的亲身感受者，因为她出生于一个苦大仇深的家庭，那年冬天是你们救了她的一家人，她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我就写进了歌词。”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小小年纪的洪秀英，很是感动。是啊，这些年的艰辛，老百姓都记在心里了。

傍晚，慰问演出开始了。一出改编的《杨家将》唱得很有气势，冯蓝琴的演出非常出彩，还有阿陶的出场为演出带来了高潮。演出结束的时候，冯蓝琴、阿陶和洪秀英一起唱起了《琼崖纵队红旗不倒》这个段子。琼崖纵队的战士一起加盟合唱，把节目推向了高潮。

一位首长最后上台讲话，他告诉大家：“未来的国家需要这样的演出艺术团，老百姓需要看到更多更好的演出，希望大家为迎接海南岛的解放排练出新的剧目。这次慰问演出是剧团老板苏阿年先生的爱国行为，我们感谢苏老板和班主冯蓝琴女士带来的精彩演出。”

掌声响起的时候，老板苏阿年走上舞台，他微笑着和冯蓝琴与阿陶等主要演员一起亮相，并向台下挥挥手：“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还会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带着演员走遍琼崖纵队的营盘和根据地，表达我们艺人的一点儿心意。”

演出结束时，阿陶来到部队营地寻找杨树林。她没有看到杨树林，也没有看到那几个小战士的身影。莫不是遇到骗子了吗？或者那个杨树林不是共产党的人，而是一个冒充共产党的土匪。她想直接去问问这里的首长，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个叫杨树林的人。

走到指挥部附近时，一幅熟悉的照片映入她的眼帘，那是杨树林和几个小战士在练兵时的合影。照片下面写着：侦察英雄杨树林和一群小老虎。她知道，杨树林一定去执行任务去了。她笑了起来，一个人从山上跑了下来，嘴里不停地骂着：好呀你杨老虎，我来看你，你偏偏不在。她在嘴里骂着他，心里就舒服了许多。

远远地，她看到苏阿年坐在一棵大树下独自抽烟。不知道这个家伙在打什么主意。阿陶觉得，这一路之上苏阿年显得非常神秘。他雇来的十几个挑夫沿途吵闹着要喝酒吃肉，不是骂娘就是找岔子，还有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指名道姓地要阿陶为她们清唱一段，给人的感觉就是地痞无赖。现在这个老混蛋不知道一个人待在这里打什么主意。

这时，远处响起了几声古怪的鸟叫。苏阿年站了起来，他看看四下无人，便蹑手蹑脚地向鸟声怪叫的地方走去。大树后面的阿陶一下警觉起来，她紧紧尾随其后，在山坡前她看到苏阿年正在和一个人低声说着什么。十几分钟后，那个人站起身向山坡下走去，阿陶从他的侧面看清楚了，这个人就是曾经欺负过她的地痞流氓包大鸣。难道他们要干什么坏事？阿陶有些紧张起来，她悄悄跟了上去。

阿陶走到山坡前就停住了脚步。妈呀，在山坡下面是黑压压的一片国民党官兵的队伍，她看到为首的一个黑衣人正在训斥着苏阿年。这个苏阿年难道是和薛岳他们穿一条裤子的坏东西，他借着演出为名，一路引来了偷袭的军队，好阴险呀！一个念头在心中驱动着她：快去报告首长！她觉得自己的呼吸都急促起来，双脚发软，一路之上居然绊倒了两次。

快呀！有白狗子。阿陶用力呼喊起来，呼喊惊动了琼崖纵队的战士，

枪声顿时响起。这时，阿陶的头部突然被人狠狠重击一下，她顿觉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五指山根据地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场激战。

那个叫阿陶的女人的失踪，使得这个事件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事后得知，那天晚上在五指山根据地发生的偷袭活动是代号为“蓝牌”的敌方特务策动的。“蓝牌”原来是国民党军统派出盯梢陈济棠的特工人员，戴笠当年为了打击李宗仁的得力干将陈济棠，曾经策反了陈济棠的空军部队归顺蒋介石，使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登峰造极。之后，于1946年新成立的保密局又将“蓝牌”编入新的特工系统，这个“蓝牌”特务头子在海南破坏了许多共产党的组织，抓获并迫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据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提供的消息称，这一次五指山行动其实是“蓝牌”为了与混入琼崖纵队内部的另一个代号为“黄牌”的特务会面，这个情况说明敌人加快了对根据地的围剿行动，也引起了我方的高度警惕。

2

渔舟唱晚的画面此刻在眼前显得是那么不够真实。

杨树林举起望远镜，看到了海面上三三两两的渔舟，还有海滩上翘首盼归的渔家乡亲，几个织网的姑娘哼着渔歌，身披着夕阳的霞彩，煞是温馨。他知道，眼前的这一切场景不过是给敌人摆下的一个迷魂阵而已，而他就是这个虚拟游戏的导演。

不多时，杨树林举起了那只持枪的大手，随着一颗信号弹打响，一切景象都充满了魔幻色彩：白色的船帆下面飞出了无数个蛟龙一样的士兵，旋即，一排排密集的弹雨把夜空染红了，远处驶来的那个庞然大物立即变成了一个瘫痪的大狗熊，在海面上喘着粗气，一面白旗摇晃着像幽灵一样出现了。

杨树林再次举起手中的望远镜时，咸鱼村海滩已经是一片狼藉。这里刚刚打完了一场硬仗，零零散散地倒下了几十个国民党士兵，一面烧焦的旗子在冒着黑烟，不远处，是敌人丢弃的一艘巡洋舰。看来，这场战斗十

分成功，尤其是那几个小虎队成员参与其中，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可圈可点。

这时候趁着敌人增援的队伍尚未赶到，杨树林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高喊着：撤退！他骑上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吹响了凯旋的口哨，树林里立即应和着小虎队队员们一串串响亮的哨声，部队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队伍行进到五指山根据地的时候，月亮从天空升了起来。不多时，慰问他们的当地黎族乡亲们就闻风而来。鹿皮鼓咚咚地拍了起来，黎族乡亲们跳起了“打柴舞”。围坐在篝火旁的琼崖纵队的战士们，一起加入到了跳舞的行列。

这场激烈的战斗是从晚上八点开始的。一个小时之后，国民党海南防卫司令部第二舰队的“南天号”巡洋舰少校李大贵带领的海上剿共小分队在咸鱼村海滩误入首长布下的迷魂阵，须臾间就被全部歼灭，李大贵乖乖地成了俘虏。现在，他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接受审问。

“报上你的名字和职务。”杨树林在审讯，他拍着桌子，“一定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然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我叫于四海，是巡洋舰机务班的一名修理员。”

“哈哈，李大贵，你还挺会编故事呀，快从实招来。”

“我是李大贵，我坦白，我交代。”

“你知道‘蓝牌’的行动计划吗？‘蓝牌’是谁？还有，那个叫牟西圣的是你们的什么官员？”

“我只是听说过‘蓝牌’这个计划，可是‘蓝牌’是谁我不知道。你说的牟西圣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但是我知道他不是‘蓝牌’。”

半个时辰后，李大贵的供词送到了琼崖纵队首长手中。在手绘的海南军事地图前，一位首长陷入沉思之中。烟雾腾腾的茅屋里，几个琼崖纵队的高级指挥员正在和他一起分析刚才的审问记录。那个刚刚被抓来的国军少校参谋李大贵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完全是一派胡言，与他们获得的其他情报对比出入太大。从李大贵介绍的地图上的情况分析，国军海南防卫司令部总指挥薛岳的兵力部署过于简单，他看似坦白归顺的老实样子里，分明藏着奸诈和欺骗，丝毫没有吐露出任何重要机密，更可气的是“蓝牌”的情况他一点儿也没有透露。想到这里，那位首长站起来猛然拍了一下桌